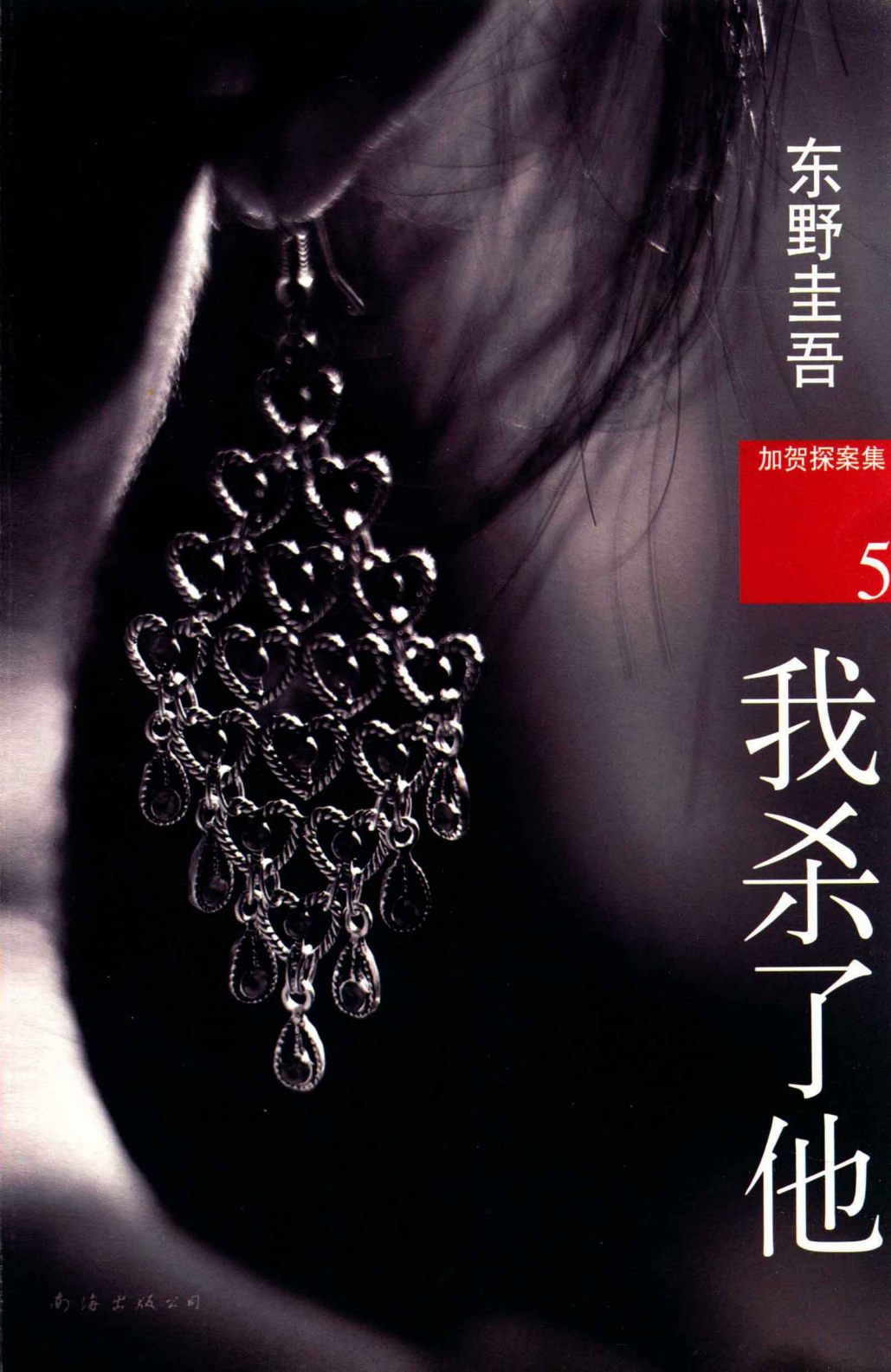




东野圭吾

加贺探案集

5

我杀了他

加贺探案集

5

我杀了他

〔日〕东野圭吾 著

郑琳 译

南海出版公司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我杀了他/[日]东野圭吾著;郑琳译. —海口:
南海出版公司, 2013.4

(东野圭吾作品)

ISBN 978-7-5442-6453-2

I. ①我… II. ①东…②郑… III. ①长篇小说—日
本—现代 IV. ①I313.4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2)第300833号

著作权合同登记号 图字: 30-2011-127

WATASHI GA KARE O KOROSHITA

© Keigo Higashino 2002

Original Japanese edition published by KODANSHA LTD.

Publication rights for Simplified Chinese character edition arranged with

KODANSHA LTD. through KODANSHA BEIJING CULTURE LTD. Beijing, China.

All rights reserved.

我杀了他

[日] 东野圭吾 著

郑琳 译

出 版 南海出版公司 (0898)66568511

海口市海秀中路51号星华大厦五楼 邮编 570206

发 行 新经典文化有限公司

电话(010)68423599 邮箱 editor@readinglife.com

经 销 新华书店

责任编辑 张 锐

特邀编辑 史 诗

装帧设计 金 山

内文制作 王春雪

印 刷 大厂聚鑫印刷有限责任公司

开 本 890毫米×1270毫米 1/32

印 张 8.75

字 数 190千

版 次 2013年4月第1版

印 次 2013年4月第1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5442-6453-2

定 价 32.00元

版权所有, 未经书面许可, 不得转载、复制、翻印, 违者必究。

神林貴弘之章

将挂在最边上的浅绿色雨衣与衣架一起取下后，衣柜里变得空荡荡的。我踮着脚检查完上面的架子，回头看向美和子。她已将雨衣叠好，正要把它放进旁边的纸箱。富有光泽的长发挡住了她大半张脸。

“这样衣服就算收拾完了吧。”我看着她的侧脸问道。

“嗯，应该没有落下的。”她继续手中的活儿，回答道。

“哦。即使有，回来拿就可以了。”

“是啊。”

美和子放好雨衣后盖上纸箱，看了看周围，随后拿起了放在纸箱后的透明胶。

我又着腰环视室内。美和子这间不到六叠的房间里放着已故的母亲曾经用过的旧衣柜，那里面也已收拾好了。衣柜和壁橱里曾放着美和子的所有衣服。她按照天气、流行趋势以及心情，从那几十件衣服中选择合适的穿着上班。她绝不会连续两天穿同一件衣服出门，据说

是怕被误以为在外过了夜。对于经常连续一个星期穿同一套西服出门的我来说，还觉得挺麻烦的。但是看她穿不同样式的衣服从房间出来，曾是我每天早上的一个乐趣。今后我恐怕就与此无缘了。这也是我不得不放弃的事情之一。

美和子用透明胶封好纸箱，拍了拍纸箱上面。

“好了，大功告成。”

“辛苦了。”我说道，“累了吧。要不要吃点东西？”

“有什么呢？”美和子歪着头，表情像是在回想冰箱里还有什么。

“有拉面。我给你煮。”

“没关系，我做就行。”美和子起身说道。

“不用，不用。今天这种日子，得由我来做。”

我轻轻地搂过她的腰，将她拉向我这边。这个举动没有什么特别的意思，至少我是这么想的。但美和子似乎并不这么想。她的笑容变得有些不自然，然后就像女冰舞运动员一样，利落地转身摆脱了我的双臂。

“还是我来吧。哥哥每次都会把面煮过头。”说完她便走出房间，下了楼梯。

我凝望着还留有些许美和子体温的左手，叹了口气，走近放在淡紫色地毯上的纸箱。拿起箱子，我才发现只装着衣服的箱子意外地轻。我抱着箱子，再次环视室内。邮购的廉价架子和母亲以前用过的衣柜还在房间里，但看惯了的写字台已经不见了。美和子坐在那张棕色写字台前，像画画般用钢笔在稿纸上写字的身影浮现在我的脑海中。工作时她也使用打字机或电脑，写诗时却坚持手写。

白色的蕾丝窗帘随风飘动，从面向狭窄私人用道路的窗户吹进一股微暖的风。

我把纸箱暂时放在地板上，关上窗户并锁好。

我们的家建在一块约五十坪的地皮上。一楼除了有宽敞的厨房兼餐厅，还有日式套间。二楼有三间西式房间。我们的父亲在不到四十岁时就盖了这栋房子，但他既没有付首付，也没有办分期付款。爷爷去世后，父亲需要继承遗产，可由于付不起继承税，不得已卖掉了之前住的房子，这栋房子就是用剩下的钱盖的。据亲戚们说，我们神林家就是这样失去了代代相传的土地和房产。

我在一楼的餐厅吃了美和子煮的味噌拉面。美和子将她的长发用发卡别在脑后。

“那边的家是打算旅游回来后再开始收拾吗？”我边吃拉面边问。

“估计只能那样了。因为时间不够。明天还得忙着准备婚礼和旅游的事。”

“我猜也是。”

我看了看贴在墙上的日历。五月十八日那天用红笔画了个圈，而且就是后天了。当时画圈的时候，以为还会有一段时间。

“接下来我该怎么办呢。”

吃完拉面，我放下筷子，托着腮说道。

“果然还是打算处理掉这幢房子吗？”美和子略显不安地问道。

“那倒不一定，也可能会出租。不管怎么样，我是没打算继续住在这里。一个人住太大了。”

“哥哥也……”美和子笑着说，“干脆找个人结婚吧。”

估计她是下了很大决心才说出这句话的。我明白这一点，所以没有看她的脸。

“也是。我会考虑的。”

“嗯。”

我们陷入沉默。美和子也放下筷子。拉面还没有吃完，不过她好像已经没有继续吃下去的心情了。

我透过玻璃窗看着院子。草坪已开始生长，杂草也多了不少。无论是出租还是卖掉，房子都需要修葺。但修葺一新后，肯定又舍不得转让。

我听说家里的祖先曾经留下不少家产，但我出生时已经没有那种感觉了。父亲不过是在证券公司上班的普通职员，是一个能够维持普通生活水准就知足的人。正因为这样，在这里盖的房子也是普普通通的。父亲曾打算将这幢房子作为两代人同住的住宅使用。老两口住一楼的日式套间，儿子或女儿夫妇则住二楼的西式房间，这好像就是父亲的梦想。如果他的人生顺遂，这个梦想本应该是能够实现的。但不幸来得太突然，让人措手不及。

那是美和子开始上小学的第二天。父母去千叶参加亲戚家的法事，就再也没能回来。父亲驾驶的大众轿车在高速公路上遭遇大卡车追尾，被称为甲壳虫的娇小车身一直飞到对面的车道。两人都当场死亡。在颅骨骨折、大脑与内脏都被撞坏的情况下，多活一秒都不可能。

那天，我和美和子被寄放到附近的邻居家。那个邻居是父亲的同事，他带着自己的孩子和我们俩去丰岛园玩。我们正在玩过山车和旋转木马的时候，他的夫人接到了来自警方的不幸通知。她恐怕曾左思右想，万分烦恼，不知应当怎样将这个悲剧告诉两个年幼的孩子。从游乐园回来时，她迎接我们的脸色极为暗淡，就充分说明了这一点。

每当回想起这段往事，我就感到庆幸，那个邻居家的叔叔途中并没有往家里打电话，因此，我们才有幸直到回家前都过着如梦一般的快乐时光。那是我们兄妹俩最后一次一起玩。

我和美和子分别由两家亲戚收养。因为两家都仅有收养一个孩子的余地。

幸运的是，两家亲戚对我们都非常不错，我甚至被一直供到读完了研究生。我们的抚养费估计是由包括人寿保险在内的父母的遗产来支付，但我深知，抚养一个孩子长大成人可不仅仅是钱的问题。

在我和美和子分开生活期间，这个家由父亲工作过的公司租借作为公司宿舍使用。再次回到这个家时，我发现房客们都不是野蛮粗暴的人。

在我正式签约留校工作那年，我和美和子回到了这个家。那时她已经是大学生了。

十五年。这是我和美和子分开生活的时间。兄妹俩分开这么久是第一个错误，而第二个错误是时隔十五年，两人又开始一起生活。

电话铃响了。美和子迅速拿起墙上的无绳电话。“你好，这里是神林家。”

看到她表情的变化，我猜到了是谁打来的电话。会在星期五的白天来电话的本来也没几个人。大学的研究室那边因急事找我的可能性很小，而美和子在上个月已经辞掉了保险公司的工作。她的另一个身份——诗人神林美和子的电话，虽然不分昼夜都会打进来，但那部电话早已移到了新居。昨天和今天，出版社和电视台的人大概会因为找不到她而备感焦虑。

“嗯，剩下的东西也都收拾好了。刚刚和哥哥一起吃了拉面。”美和子面带微笑接着电话。

我将两个拉面碗放进水槽，走出了厨房。因为我不知道该用什么样的表情在旁边听美和子和穗高诚通电话。我真不想让她看到我现在

的样子。

穗高诚——正是后天将和美和子结婚的那个男人的名字。

美和子很快就通完电话，来敲我房间的門。我正坐在书桌前无所事事地发呆。

“是穗高先生打来的。”美和子有些不好意思地说。

“嗯，我知道。”我回答。

“他说要不要今晚就搬到那边去住。”

“是吗……”我点了点头，“这样啊。然后呢，你是怎么回答的？”

“我说这边有些事还没有处理完，所以还是按原计划办。不行吗？”

“不，当然不是。”不可能不行。“但这样好吗？你是不是想早点搬到那边？”

“反正明天晚上得在酒店住，只有今晚搬过去住，有点不自然。”

“那倒也是。”

“对了，我得出去买点东西。”

“嗯，注意安全。”

美和子下楼后过了几分钟，我听到了玄关处开门的声音。我站在窗前，俯视着她推着自行车出去的样子。白色风衣的帽子被风吹得鼓鼓的。

后天的婚礼定在赤坂的一家酒店举行，因此我和美和子决定明晚开始住在那家酒店。如果从我们住的横滨出发，一旦路况不好，极有可能出现无法正点到达的情况。不过明天还有许多事情要准备，所以我们俩得先去穗高家。他家位于练马区的石神井公园附近。

到时候，我们打算顺便把打包好的纸箱用车运过去。家具等大件行李上周已经委托搬家公司运过去了，明天需要拿的只有上次没能运过去的小件行李和衣服等。

穗高诚今晚就想让美和子搬到他那边去住，按说合情合理，那样更能有效地利用时间，何况新郎想跟新娘在一起也很正常。

但是，这仍无法打消我对他的不满。今晚是美和子在家度过的最后一晚。这么宝贵的夜晚，凭什么要被那样的男人夺去？想到这些，我就怒上心头。

2

这天晚上吃的是牛肉火锅，因为我和美和子都喜欢吃。我们的酒量都不大，却喝掉了两罐五百毫升的啤酒。美和子的脸颊有些泛红，我的眼圈或许也有点红了。

晚饭后，我们仍坐在餐桌前，聊了很多往事，关于我的大学时代、她辞掉的公司等。但有关结婚和恋爱的话题，我们始终没有提及。我自然是有意识回避，估计她也一样。

不过在两天后就要举行婚礼的情况下，完全回避这方面的话题确实有些不自然。这种不自然以尴尬的沉默显现了出来。

“终于到了最后一晚。”作好思想准备后，我打破了沉默。说完，我便觉得像是按压了疼痛的白齿。确认了疼痛，应该就能安下心来。

美和子微微一笑点了点头。

“想到以后就不再住这个家，总觉得好奇怪。”

“你可以随时回来。”

“嗯，不过——”她低了一下头，继续说道，“争取不那样。”

“也是，那是当然。”我用右手攥扁啤酒罐，“孩子呢？”

“孩子？”

“不打算要孩子吗？”

“哦。”美和子垂下眼帘点了点头，“他说想要孩子。”

“几个？”

“说要两个。先要女孩，然后是男孩。”

“哦。”

真是无聊的话题。一提到孩子，难免就会联想到做爱。

忽然，我开始怀疑美和子是否已经和穗高诚发生过性关系。我试想能否通过什么话题试探一下，但立即打消了这种念头。因为这已经不重要了。就算发生过性关系又能怎样？即便现在没有，早晚也会有。

“诗打算怎么办？”我换了个话题。这的确是我关心的一件事。

“什么意思？”

“以后还写吗？”

“当然了，继续写。”美和子有力地点了点头，“穗高先生迷恋的好像不是我本人，而是我的诗。”

“哦，那倒不至于吧……总之我希望你小心点。”

“小心？什么意思？”

“就是说，”我挠了挠鬓角，“希望你不要因为繁忙的新生活和日常琐事失去原本的自己。”

美和子点了点头，双唇间露出洁白的牙齿。

“知道。我会注意的。”

“我觉得你写诗的时候好像最幸福。”

“嗯。”

然后，我们再次陷入无语状态。似乎已经没有什么能轻松谈笑的话题了。我感到有点束手无策。

“美和子。”我轻轻叫她。

“怎么了？”她看了看我。

我凝视着她那明亮的眼睛问道：“你觉得能幸福吗？”

她似乎有点踌躇，但随即加重语气回答：“嗯，一定会的。我觉得没问题。”

“那我就放心了。”我说。

过了十一点后，我们各自回到自己的房间。我用 CD 机听着莫扎特的经典曲目，动手写有关量子力学的论文的结语，却毫无进展。耳朵里听到的不是莫扎特的曲子，而是从隔壁房间里传来的美和子的动静。

换完睡衣躺到双人床上时，已经快到凌晨一点了，但我毫无睡意。我之前就有这种预感，因此也没有感到焦躁。

没过多久，隔壁房间传来了细微的声响，接着又听见拖鞋的声音。看来美和子也没有入睡。

我下床轻轻打开房门。走廊很暗，从美和子房间门缝里露出的光在地板上画出了一条细线。

但那条线忽然就在我眼前消失了。接着从她的房间传来了细微的声响，看来她准备睡觉了。

我站在她的房门前。室内的样子仿佛是用 X 光相机透视般浮现在脑海中，好像连她搭在椅背上的睡裙的形状都能看见。

我马上摇了摇头。因为我想起房间内部已经不是我熟悉的那个样子。椅子和她爱用的写字台早就搬到那边的家了，而且她今晚穿的应该不是睡裙，而是 T 恤衫。

我轻轻敲了两下门，里面马上传来“来了”的声音。美和子果然还没有睡。

我从门缝露出的光知道她开了灯。门开了，正如我想象的那样，

她果然穿着T恤衫，下摆下方露着细长的腿。

“怎么了？”她面带疑惑抬头看着我。

“睡不着。”我说道，“如果你还没睡，想和你聊聊。”

美和子什么都没说，只是看着我的胸膛。从她的表情能够看出，她知道哥哥是出于什么目的敲的门。因此，她更难以回答。

“对不起。”我无法忍受这种沉默，便开口说，“今晚我想和你在一起。因为两个人能够在一起，这也许是最后一次。明晚住的酒店房间是分开的吧。何况穗高先生还说他也可能过来。”

“即使结了婚，我也会常回来的。”

“不过，能够和不属于任何人的美和子在一起，今晚是最后一次了。”

听到这句话，美和子沉默了。于是我走近一步，但她用右手轻轻推开了。

“我决定清算以前的一切。”

“清算？”

美和子点了点头。

“不清算的话，怎么能和别人结婚？”

她声音虽小，这句话却像一根细长的针刺穿了我的心。除了疼痛，我还不由得感到了一股冰冷。

“是啊。”我低头叹了口气，“那是应该的。”

“对不起。”

“不，没关系。是我一时中邪了。”

我看着美和子穿的T恤衫，上面是猫打高尔夫的图案。想起来了，这是我们去夏威夷旅游时买的。那么美好的时光再也不会回来了。

我对她说：“晚安。”

“晚安。”美和子孤寂地笑了笑，关上了房门。

浑身燥热。我躺在床上翻了好几次身，一点睡意也没有，索性打算熬到天亮，但指针走得异常缓慢。这一切让我觉得更加郁闷。

我回想起那天晚上的事。

那个打乱了我们的人生、整个世界都忽然扭曲的晚上。

那是我和美和子开始共同生活的第一个夏天。

如果硬要为自己辩解，归根结底就是我们俩都孤独地度过了十五年。我们表面上看起来很开朗，心中却存在着古井般的黑暗。

收养我的亲戚人非常好，富有爱心，待我就像对待亲生孩子，为了不让我感到自卑，总是细致入微。为了不辜负他们的一番好意，我也尽量表现得和其他家庭成员没有什么区别，不仅时常注意不要过于客气，时不时还撒撒娇，总之就是扮演家人的角色。我甚至想过不能太乖，还适当地犯过小错误，故意让叔叔他们操心。因为我知道，比起那些一直都听话的乖孩子，大人们更喜欢犯点错误后改过自新的孩子。

听完我说的这些话，美和子感到非常吃惊，并说自己的情况也一样，然后就讲了她的故事。

刚被收养时，她是个不爱说话的孩子，也不跟别的孩子玩，总是一个人躲在角落里看书。“当时周围的叔叔们都说，孩子还没有从精神打击中缓过来，得需要一段时间。”回想当时的情形，美和子笑着说。

但是随着年龄的增长，性格内向、沉默寡言的少女变得越来越开朗。小学毕业时，已经完全变成了阳光少女。

“那一切不过是在演戏。”她说道，“无论是沉默寡言，还是渐渐开朗，其实都是在演戏。我不过是采取了大人们比较容易理解的行为而已。我也不知道自己为什么那样做，或许是为了活下去，觉得自己只

能那样做。”

交谈后才发现，原来我们俩不论在想法上还是在行动上都有惊人的相似点。我们心灵的核心部分是“孤独”，而内心渴求的是“真正的家庭”。

开始一起生活后，我们尽最大努力争取在一起的时间，既是为了挽回过去的损失，也是为了沉浸在与家人相处的安宁之中。我们俩就像猫一样嬉戏玩耍。有同一血脉的亲人在身边原来是如此幸福，这一点甚至让我心生感动。

后来，就有了那天晚上的事。

我亲吻美和子成了打开潘多拉魔盒的导火线。如果吻的是脸颊或额头就不会有问题，但我吻的是她的嘴唇。

在这之前，我们一直亲密无间地聊着有关父母的美好回忆。美和子默默地流泪。看着她流泪，我不由得感到对她的无限爱意。

坦率地说，我的内心深处一直就有不把美和子当妹妹，而是当异性看待的一面。对此，我自己多少有所约束，却没有什么危机感。很久没见过面的妹妹变得如此美丽，任谁都会觉得她光彩夺目。我坚信只要再过一段时间，她在我心中就只会是妹妹。

我的这种想法也许没错，但问题是我没能熬过那段短暂的时间，最终为潜藏在心底的恶魔提供了可乘之机。

我并不知道美和子是以怎样的心情接的吻。根据我的推测，她可能也和我一样。因为从她的表情来看，她好像并没有受到惊吓，反而像是证实了预料之中的事情一样，有一种近乎满足的感觉。

那时，我们周围的空间与世界是分离的，时间也静止了。至少对于我们来说是这样。我用力拥抱着美和子。开始她就像玩偶一样一动不动，不一会儿便开始放声大哭。她似乎不是因为厌恶我的拥抱而哭，

因为她也抱住了我。她边哭边喊的是父母的事情。她的声音仿佛回到了十五年前。也许她终于找到了能够发自内心哭泣的地方。

至今我也不明白当时为何会脱下美和子的衣服，以及她没有反抗的理由。也许她自己也不知道。那时，我们就是不分情由地想做——只能这么理解了。

我们在狭窄的床上成为一体，可以看出她很痛苦。第二天我才知道，她当时还是处女。

我笨拙地插入后，她再一次哭了起来。我吻着她纤瘦的肩膀，开始慢慢地动。

一切像是在梦幻中，对时间和空间的感觉依然模糊不清。我的大脑拒绝了任何思考。

但我们俩都心知肚明，从此便踏上了黑暗中没有尽头的不归路。

3

穗高诚是个编剧，好像也是作家。但我既没有读过他的作品，也没有看过他写的影视剧。因此，我不可能从作品中理解他的思想倾向和思维方式，何况我也没有把握能从他的作品中推知这些事。

至今为止，我和穗高诚只见过两次面。第一次是在东京的一家咖啡厅，是美和子介绍给我的。由于事前已经知道她有男友，因此我并不惊讶。第二次则是他们决定结婚之后，我在供职的大学附近一家家庭餐厅里听他们告知此事。

两次会面，我和穗高诚面对面的时间都没有超过三十分钟。每次他都不断因手机响而离席，最后因有急事不得不离开。因此，我根本